

假幣案

833.5
K040

假幣案

833.5
K040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爲我。球西曰。然吾不知所以。元先生其人曰。此無庸謝。我甚喜得此機會。藉以報舊日之恩。第當揩脫未來。汝慎。對人言。球西曰。唯。遵先生教。然先生料揩脫果能爲霍來斯辯白此事乎。吾確知霍來斯無罪。其人曰。吾稔知揩脫爲人。其遇事也不應則已。應則必殫心力爲之。第揩脫作事。常不露其名。或冒他人名以見汝。亦未可知。日內有人欲見汝者。汝慎勿避。球西曰。喏。其人起身。令馬夫停車。翩然下向球仙脫帽作別而行。低聲向馬夫曰。汝送姑娘至其家。既至。克洛哇未竟之事。汝自了之。此姑娘之父。嘗有德於我。我當分外注意。今我欲至恩特孫處。（紐約前任警務長）須至夜而歸。是時著名偵探佐理。流溪克默。不一語。但點首而已。其人至一橫街。乃折而行。行經一宅。雖隘小。頗覺沒落。因踵門而按鈴焉。俄有女僕應門出。遂向前問曰。恩特孫先生在家否。曰。適有恙。臥牀未起。其人曰。請爲我言。揩脫來有事。

須晤談女僕入而復出容甚莊蓋見其主。聞揩脫名非等閒比因而致敬其人謂之曰請先生從我上樓入臥室恩特孫坐於椅上寒暄已詢病狀因而談正事曰今

者我探聽一事君爲祕密偵探隊之名譽一問員自當知之恩特孫曰此未必然苟

知之無有不告君者揩脫曰今有人以十元爲幣市物因而被捕此人極有體面此人而以僞造紙幣欺人天下之大體面不及此人者又將何如我意見如是必欲得其無罪之證據而後已我於此事須得其詳君能視我以導綫乎恩特孫曰我略知一二斯人之被捕雖非其罪然亦不足怪蓋亦案中應有事也近者有一種僞造紙幣發現於此地數皆十元不知何時用出事頗奇異須得極精細之偵探方可得其情實所最不可解者此紙幣之發而出人皆莫知之我意此等匪徒必與上流社會相交察然我所言者乃此地情一也紐約偏僻之地則有一元及二元之僞紙

幣流行市上。一元者出現已久。二元者今甫出現。審觀此幣。製極精巧。故吾意此等
僞幣無論十元及一二元者。皆出自一種人之手。揩脫曰。其紙若何。恩特孫曰。我正
欲爲君言之。此案奇特之處。即在此點。此紙曾經化驗。果屬真者。揩脫曰。此紙想極。
珍重。必嚴密藏之。恩特孫曰。然。造紙廠中。查檢紙數。不少一紙。君知之乎。造紙機器。
價極昂。所印花色。又可查驗。欲造同色之紙。事非易易。造此者。須費極大之資本。果
爾。則事亦愚矣。有此資本。何事不可爲。曷爲而造此僞幣。揩脫曰。或別有廠爲之代。
造。恩特孫曰。此何能造。此者必合五十人之祕密。而後可成。此無庸疑。及他廠冒極。
大之險。而利益未可知。誰其肯爲之者。揩脫曰。然。則從盜竊來乎。恩特孫曰。此又何
從盜竊。國家銀行。其造紙時。特派員監察。出紙多少。恆有詳細之報告。今檢查其數。
曷嘗少一紙。言至此。兩人相視而笑。移時。揩脫作而言曰。此爲極重大之案乎。恩特

孫曰。彼匪黨之組織。極爲完備。紙幣案中。真別開生面矣。紙與花色。眞僞莫辨。運用之機關。又極離奇。亦異矣哉。揩脫曰。今尙無端緒乎。恩特孫曰。頭等之祕密。偵探審查。此已匝月矣。君何不辦理此事。此事懸賞極鉅。君知之否。君果任此事。必得當。如首肯。偵探隊恐求之不得也。揩脫搖其首。曰。我意不在此。被捕一霍來斯去。殊非計之得者。我第設法開脫霍來斯之罪。他無所求。君之言。我甚心感。今告別矣。

第二章

人生不幸。陷入囹圄中。卽自信無他事。非吾罪。然舉目四矚。莫可與語。未免悲從中來。霍來斯目前所處之境。正如是也。狴犴森嚴。令人毛悚。矧霍來斯平日起居華廕。無端被繫。鬱鬱居此。其何以堪。進以食不食。雖尙在待質。所稍佳之食料。可出錢沾之。而亦非所欲也。愁城枯坐。顧視日影。頗覺其長。獄門忽啓。一人入視之。狀似偵探。

跡既近。乃自言曰。我偵探也。我受球仙姑娘託求君無罪之證據。球仙甚憐君被誣。霍來斯悲喜交集。因斷續其詞曰。願上天佑彼先生。以是達之。我我銘感曷已。我固枉也。然不意此僞造之紙幣曷爲在吾袋中。偵探曰。君可直告我。數言乎。言已。注目直視似欲窺霍來斯神情。若何。霍來斯曰。我心無他。何苦爲先生諱。偵探曰。君此紙何來。又何爲而皆十元者。霍來斯曰。我今晨取之銀行。我以便利故。常用十元紙幣。曰。銀行何名。霍來斯曰。五馬路郝達生銀行。曰。人謂君饒有貲財信乎。霍來斯曰。我頗有不動產。至積貯之財。未可言多。我居恆喜置產。時慮財之不給。偵探曰。今有人在外間。謂君經濟不足者。霍來斯曰。若鬻去不動產一二。卽綽有餘裕矣。偵探曰。霍來斯先生。君之被誣。我固無疑。吾受球仙姑娘重託。願盡吾力。以助君。然慎勿向人言。君一任此事之自然。第毋失望。君有極摯友。之良友。在決不使君無剖白地也。霍

來斯改容起立。與之握手。致其極感激之音。曰謝先生盛意。先生之語頓令我勃勃然有生氣矣。偵探忽問曰君自銀行出。置紙幣於何處。霍來斯曰貯大皮夾中。置諸大衣裏袋。偵探曰君曷爲置於此。吾人身懷紙幣者。恆不置此袋。語至此。霍來斯若不勝忸怩者。然曰此皮夾乃我眷愛之球仙持贈者也。彼乃我未婚妻贈此紀念。我故常用之。然置之裏衣袋。頗嫌其大。因置大衣袋中。偵探俯而笑。曰世間兒女多情。往往作是態。固不足怪。然置此殊不穩。便復仰而言。曰君自銀行出至何地。曰至家。君身畔尚有人乎。曰無有。我室中侍者適請假他出。無一人在我前者。又詢曰君自家出門。又至何處。曰至玳瑪蟻餐館午餐。偵探曰君大衣置何處。曰旁有空椅。我置之。偵探曰可有人卽近取衣袋內之物乎。曰決無有。我殊不自知。豈銀行之所發出者。卽爲贗物乎。偵探曰否。經理此行銀錢者。我素識之。此無庸疑。君從餐館出。又至。

何處。曰。至球仙家攜渠至劇場觀劇。偵探曰。君在球仙家大衣置何處。霍來斯曰。置待客室椅上。君曾離此室乎。曰。離此約五分鐘。吾始亦念及。然吾知必無人入此室者。侍者不在室中者惟球仙及扶特勒夫人。其他無有也。偵探曰。君身畔常攜十元紙幣。球仙姑娘知之乎。曰。知之。此外尙有人知者乎。曰。我不能記憶。偵探曰。可矣。人或有詢君者。君依此答之。毋遲回。無意中有詢君者。勿言助君者有人也。今別矣。有言致球仙姑娘否。霍來斯曰。我心所眷愛之人。苟始終諒我目前境地。無論若何。我皆可順受。其人翩然去。霍來斯心訝之。默揣曰。此其神乎。我頃者與之間答。旁鬚在睡夢中。其人行至獄門。人皆悚然起敬。不知者咸爭詢之。曰。翳何人。翳何人。噫。此卽著名偵探揩脫也。第爾時面貌尙非真相。真相若何。惟其妻子及二三知己乃得覩之。彼遇事必喬裝面目變幻。因事設施入獄時。亦喬裝者也。揩脫出乘電車至富。

假幣案

一四

商扶特勒家下車時衣服華煥不似向之從獄出矣觀其態度面團團似一富家翁衣裝容貌何時改換人莫知之至球仙之門出一刺名曰赫突生授之僕囑致球仙幸揩脫嘗爲球仙言隱名事故名雖易球仙不之異也遂出而延接時則翠斂雙蛾若有憂色然仍不掩其姣容揩脫近前低語曰我揩脫我爲姑娘理事曾向人言之乎球仙曰否我思此事願覺爲難不向吾父言於理不可若向之說明則必轉告其婦揩脫曰異哉如若言爾父之婦非爾親生母乎球仙曰彼婦之年不過稍長我耳此係球仙家庭之史初不欲與人言今言此已自覺甚絮遂戛然止揩脫知幾亦不深詰因曰吾頃者來自霍來斯先生處卽以獄中語述之球仙球仙淚涔涔下半晌言曰我固知其無罪先生以爲何如言此注視揩脫目不稍轉深恐揩脫言有罪遂因而失望也揩脫曰我不疑有罪若有疑必不與聞此事然汝父對於此事信霍來

斯之有罪否乎。球仙默然半晌言曰。不信也。惟扶特勒夫人陽爲不信。揩脫云。何球仙曰。不信者乃其外貌。彼中情恨我及霍來斯實甚。欲復言忽又止。然揩脫已不勝訝然矣。特不形於色。卽問曰。何故。若此吾揣汝必不肯爲我言。其詳然我之詢汝。非欲探汝家祕密。中有故焉。彼之感情對於汝二人何惡也。球仙曰。彼嘗鍾情霍來斯。倘羈縻有術。早嫁之矣。此事我從不向人言。卽霍來斯亦不知之也。我今不意流露於先生之前。揩脫忽曰。止有人來我名赫突生。慎母忘汝於非獵特罪省有熟識者乎。球仙低聲曰。有揩脫曰。汝僞爲自彼處識我者。遂易一極尋常之音。曰。球仙姑娘恕我。我無狀。不應於斯時來問候。我真鹵莽矣。球仙見揩脫態度忽變。卽應曰。是何言。我安有不愜於意者。斯時有一婦人來。年在二十五六。球仙卽介紹於揩脫曰。赫突生先生。此爲扶特勒夫人揩脫。於是運用其交際手段。曰。有此駭人事。豈

我之晦運帶來此乎。然我卽欲去吾知汝輩之心不勝淒楚。又續言曰。球仙姑娘。我幾忘郤。我妹寄十五元還汝。此係何用。我不能憶汝當憶之。球仙應曰。彼在醫院曾捐助牀錢。留先生處無妨也。何汲汲爲揩脫曰。我若忘郤妹必怪我矣。因於懷中出百元紙幣向球仙曰。能易此乎。已而曰。此真可笑事。烏有人家閨闥豫備碎數紙幣。與我換易乎。我真莽矣。扶特勒夫人是否。又曰。今日天氣甚佳。言時仍收回百元紙幣。納之皮夾。球仙覩其狀。乃似富家翁之駭慄者。因服其機警。扶特勒夫人目光流動。若有所思。因曰。我可爲君換易。我樓上有碎數紙幣在。球仙曰。無客氣也。可暫留先生處。揩脫曰。此不可。夫人或便卽煩一換。夫人閃鏗其睛而去。他人見此狀亦不以爲異。接觸於揩脫銳利之目光。遂心焉訝之。夫人去而二人在室。球仙曰。先生爲此於意云何。揩脫曰。我有祕密談。彼在此殊不便。我今日以此面目來。他日來面目。